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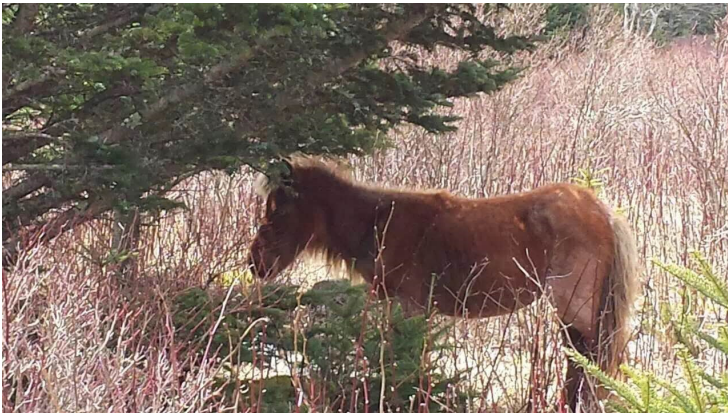
4/14/2016 - 今天 4 月 14 日星期 4。昨天爬山，三张老 K 左腿肌腱痛，他说已经痛了好几天了。然后下午右腿肌腱也痛了起来，后来还把左脚踝骨扭了一下。今天他一直在咬牙走，努力不掉在我后面太远。今天有两个大爬升，上午上升了两千多英尺。下午又爬升了将近一千呎，加上一些小爬升，今天总爬升量大大超过 3 千呎。已经很久没在一天内爬升这么大的量了。

今天天气好，我状态也不错，下午 3 点不到就到了 12.3 英里的窝棚，下一个窝棚在 5 英里以外，只有几个小爬坡，路不难走。要是我一个人，我肯定往前走了，不过两个多小时的事。但是三张老 K 的确不行了，如果换以前，我一定要走，他会留下，然后第二天想法赶上来。但上次分开，把他搞怕了。在大马士革他就说了，不管我走多快，走多远，他都会跟上，不再分开了。所以我今天如果继续走，无论如何他都会咬牙跟上。所以我只好在这里停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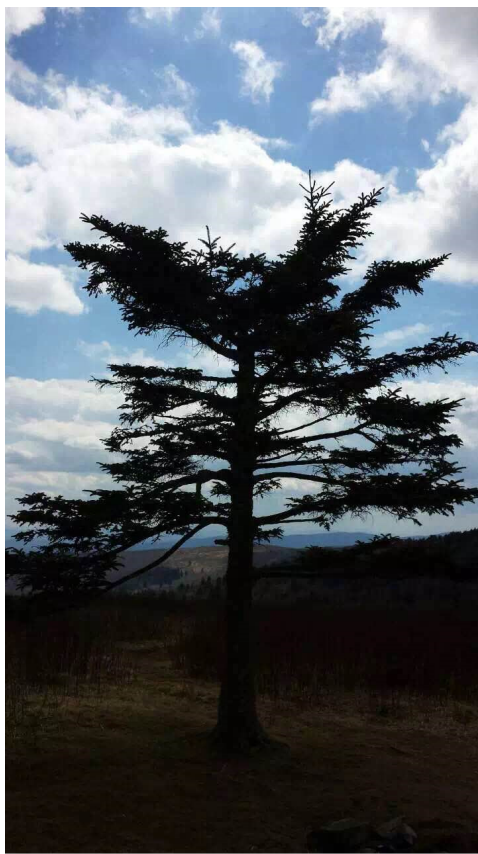
12.3 英里，合 20 公里多一点，是我这段时间以来走得最少两次之一。

走在路上看他艰难的样子，我随口说了句，唉，也许是我的错。要是那天我不返回来，你可以在大马士革休整一天，也许腿伤就养好了。下午在窝棚休息吃饭时，三张老 K 走过来，很严肃地对我说，那是他听到我说的最愚蠢的话，以后千万不要那样想。那天我返回去，给了他走 AT 以来最快乐的一天。然后向我保证，今天是他最坏的一天，明天就会好转 后天一定恢复正常。他说这话，让我想起 12 点多吃中饭时，休息地点在一条小公路边，他的手机有信号，一下涌进来好多短信和未接来电显示。他说，他卖掉的那家广告公司发生人事大地震，一名高管被炒了。于是好多人找他，希望利用他这个昔日大股东和董事长的影响力帮忙推荐，以争取那个职位。这时他给其中一个人打电话，我等了两分钟，看他们在谈事情，不想在旁边，就对他做了个自己先走的手势，让他不要着急，慢慢打电话。然后背着包就离开了。结果没走多远，他就赶上来了。我说，你不用这么急啊。他说，我可不想让你从我视线中消失掉。我当时又感动又好笑，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。他知道下午是我状态最好，走得最快的时候。他怕我一下走得性发，冲过这个窝棚，直接去了下一个窝棚，那他就再也追不上了。其实我虽然遗憾今天没法多走，但看在他腿伤还在坚持的状态，今天怎么也不会去下一个窝棚。

今天进入另一个国家森林公园，这一带生长着一种矮种野马，下午有幸看到两匹。下午太阳大，那两匹马躲在松树下乘凉。我一边拍照一边慢慢走近，离它们 10 米远，它们都懒得动，看样子真不怕人。



下午看天早，多走了差不多两公里路，去登顶了弗吉尼亚最高峰罗杰斯山。山不高，只有海拔 5724 英尺。可惜山顶上全是树，什么风景也看不到。只是峰顶石头上有个标记，如此而已。



晚上窝棚里，除了我和三张老 K，还有一个马萨诸塞州来的女登山客。她 65 岁，医生，刚退休。这次自己一个人开车过来，走一段 AT，走两三个星期。

